

澄觀華嚴思想

◎朱慧定

一、前言

澄觀（七三八—八三九）生於法藏（六四三—七一二）入歿後二十七年，他並沒有親承法藏的傳授，又若以兩人活躍年代來看，幾乎相差一百年。從人物來考量的話，法藏後尚有慧苑、法詵二代之隔。澄觀華嚴思想是如何繼承？此為本文寫作動機之一。

杜順的《法界觀門》主要是闡明三觀，而澄觀《法界玄鏡》是其注疏，為何卻解釋為「四法界」？從三觀到四法界思想之演變過程，也必須藉由澄觀華嚴思想之傳承來了解。著作是探討思想最直接線索。因為著作往往透露著一個人思想的精華，吾人若欲深入了解其思想，對作者生平背景的基本了解與掌握是必要的。因此本文即著眼於澄觀生平來切入，藉以管窺澄觀華嚴思想（四法界）形成背景。

二、澄觀生平

澄觀·越州會稽出山陰縣（今浙江省紹興府山陰縣治人）俗姓夏侯。字大修，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生。玄宗天寶五年，童子年甫九歲，禮寶林寺（今應天山）體真、禪德為師。十歲即解通三藏。十一歲才遇恩得度，剃髮穿福田衣，成為正式出家人。尚未受戒的沙彌，對佛法的掌握是自悟自通，而且能將所悟義理弘揚宣說，《塔記》云：

「心冥理觀乃能講般若、涅槃、淨名、圓覺等十一經；起信、瑜伽、因明、唯識等九論」。

同時也不斷地進修，對於長安四絕論、生公十四科、終南（杜順）法界觀、天台止觀、康藏（法藏）妄盡還源觀皆有深入研究。《妙覺塔記》形容其「耽玩不捨，如龍戲珠也」。由此看來澄觀在受戒之前已接觸華嚴思想，並且非常熟諳。

肅宗至德二年澄觀受具足戒於曇一大師，繼承了南山律，能為大眾講解律典戒儀。又於常照禪師受菩薩戒，同時發十誓以自勵。其中「坐不背法界之經」及「長講華嚴大經」可知澄觀對華嚴大經、法界思想相當投入。澄觀受戒前即坐探群籍，受戒後更效仿善財童子四處參學、遊訪勝友。據《妙覺塔記》云：

「受戒後又參無名大，印可融宗，宗說兼通，理之必至審觀稱性，無越華嚴，仍依東京（洛陽）大詵和尚聽受玄旨，一歷耳根，再周能演。詵曰：『法界盡在汝矣』」。

《隆興編年通論》卷十八、《法界宗五祖略記》所載同上述。而《釋門正

統》卷八、《佛祖統紀》卷二十九則云：

「傳關河三論於金陵玄壁，江表三論盛始於此。大曆於瓦官寺傳涅槃、起信等經論及終南法界觀、康藏還源觀，復造東京受雜華於大詵。又從成郡慧量覆尋三論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二九三）

《宋高僧傳》卷五說法略同。在此會發現把澄觀接受華嚴熏習的時間延至二十歲之後。以上是佛學方面的歷練；另外就世學來看，大曆十年澄觀有心顯揚華嚴正統作準備遍學一切學問。《妙覺塔記》云：

「十年于茲，山門淨侶敦請敷揚，若曰：『一乘別教談何容易，但以斯教，賢首頗得其門；後學未窺奧，每恨人亡法障，未備全書，承襲有人，逢蒙見解，吾於此時不可默矣。』又念五地聖人身棲佛境，心證真如，於後得智，起世俗心，作世間解。迺覽儒家經子史傳、道家莊老寓言、東震詞翰、西乾梵書，悉皆游刃。」

而《會玄記》及《宋高僧傳》則描述澄觀遍學世間技藝翻習經傳子史、小學、蒼雅、四科十異、百家祖述、周易子書、華夏古訓、天竺悉曇、諸部異執、四圍、五明、祕咒、顯密儀軌、至于篇頌筆語蹤一皆博綜。

疾筆至此不難發現澄觀為力張華嚴教理所做的努力。在他的《華嚴經疏鈔》字裏行間中，不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詳加解說華嚴玄旨，且充份表達其深入佛教各宗義理思想，博曉天文、地理、梵文等等豐富的學識造詣。那麼，也可以說，深入各宗教義，習世學技藝等各門學問，無非是為解說華嚴大經之輔助工具而已。

若依《妙覺塔記》所載澄觀應先遊五台山，後住錫大華嚴寺，即開始為弘揚華嚴作準備，應寺主賢林之請講《華嚴經》，又感大經舊疏文繁義約，以恢復大經義理撰《華嚴經疏》六十卷，為上首覺人僧睿智愷等再剖疏文製《隨疏演義鈔》九十卷，後人把疏、鈔合刻略稱《大方廣佛華嚴經疏鈔》。故有華嚴疏主之稱。《隨文手鏡》一百卷，又為相國鄭公餘慶、南康王韋公、越州觀察孟公、簡左拾遺白居易等著十七卷，文皆闡明華嚴之旨，《五祖略記》《佛法金湯編》卷九載，武元衡字伯蒼元和中拜相嘗請清涼著《法界玄鏡》一卷（為七〇歲左右的作品）、製經律論關脈三十餘部，德宗誕節（生日）請大師於內殿講經，以妙法清涼帝心，逐賜紫袍，貞元己卯清涼國師號。順宗禮為師。憲宗元和庚寅年授僧統印，穆宗敬宗禮為師，可知澄觀深獲朝野一致的敬仰。

澄觀在一百零二歲時圓寂，斐修在《妙覺塔記》有詳實紀錄：

「開成己未春三月六日，旦召上足三教首座、寶印法師、海岸等，付法入寂。歷九宗聖世為七帝門師，俗壽一百二，僧臘八十三。形長九尺有四，垂手過膝目夜發光晝乃不瞬……」

三、澄觀的華嚴思想

博學廣聞的澄觀集諸思想於一身。因此澄觀的思想古來爭議極多，其中爭議最多莫過於著作中採天台性具說，或認為大師早年曾廣泛參學，很可引用南、北禪思想或雜揉禪意。而筆者曾於《心要法門》期末報告中探討「住心體，靈知不昧」（續藏一〇三·三〇三）此有引用南北禪思想。而澄觀引禪入教的動機：可能系對禪修有更深體會領悟，而就當時南北禪之不足，提出看法。他說：

「瞥起亦非真知，故非心境界」（《大正藏》三六·六一二）

在《華嚴經隨疏演義鈔》也說：

「起心看心，是即妄想，故非真知；是以真知必忘心遺照，言思道斷故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三六·二五六）

因北宗瞥起是他的缺點「瞥然起心，即失止也。暫時忘照，即失觀也。」

（《大正藏》三六·二五六）

另外可能有藉禪修之功夫，將高奧不可思議之華嚴玄理妙義，拉回到現實生活中的傾向。即以禪修來實踐、體悟華嚴之境界；《隨疏演義鈔》卷二說：

「造解成觀，即事即行，口談其言，言詣其理，用心傳之旨，開示諸所證之門。會南北宗之禪門，攝台（天台）衡（南岳）三觀之玄趣，使教合亡言之旨，旨心同諸佛之心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三六·一七）

而走向禪教結合，禪教一致的趣向，其後宗密繼承。

然據鎌田先生之研究澄觀的思想形成，認為其思想是綜合性的。說是受種種思想的影響而形成其獨特的思想體系。但以華嚴學為核心，一面綜合雜然浩瀚的思想體系；一面繼承佛教的學派思想。關於此點鎌田先生有專闢章節討論其與三論、天台、禪、道家等等思想之引用或相互影響，此不贅述。本節僅探討澄觀華嚴思想部分之一角「四法界」。

（一）華嚴思想的傳承

澄觀以何形態來繼承華嚴宗系譜。關於此問題答案不明確，不過可藉由據《妙覺記》云：

「無越華嚴，乃依東京（洛陽）大詵和尚聽受玄旨，一歷耳根再周能演。詵曰：『法界盡在汝矣。』」

《隆興編年通論》卷十八、《宋高僧傳》及《釋門正統》卷八皆明澄觀之為「詵」和尚。而查尋《高僧傳》有天竺寺法詵（七一八~七七八）年代相符，僧傳中並載明澄觀曾在法詵處得到幽趣。其云：

「詵初諸天竺寺盛闡華嚴，時越僧澄觀就席決疑，深得幽趣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五〇·七三六）

而有關法詵生平與華嚴之關係據《全唐文》卷九百十八「唐杭州靈隱山天竺寺大德法詵法塔銘并序」說：

「故地思貞大師屬我以嚴經、菩薩戒、起信論，心以靜、銳智與經冥……事事無礙之旨如貫花焉，於蘇州樂寺畫盧舍那。」

《宋高僧傳》同樣說法詵十五歲出家，受故地恩貞大師學華嚴、菩薩戒、起信論。而「思」字可能系「恩」之筆誤。可以從凝然《孔目章發悟記》卷一來互印其云：

「賢首上足有靜法寺慧苑，苑有之弟子有天竺寺法詵（詵），今澄觀師承于法詵」。

那麼，華嚴的傳燈應是法藏－慧苑－法詵－澄觀。以下為澄觀師資承襲簡表：

就華嚴方面，澄觀是依法詵和尚正式學習華嚴，繼承法詵之法脈。為什麼慧苑沒有成為四祖？茲因法藏晚年曾為新譯八十卷《華嚴經》作疏，名《新華嚴經略疏》可惜只寫到第十九卷「十定品」即去世。慧苑繼承師業作《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》十五卷，但其旨意往往與法藏相違背。有強烈簡化法藏思想的體系，以「入法界品」的注釋省略最多。另外在判教方面慧苑不按照法藏的五教十宗判，而提出他的四教判。此是澄觀批評慧苑曲解義理，敗壞華嚴正統所在。在澄觀資料中曾見其嘆法藏之後弟子們不能了解體悟旨奧，逢蒙見解使大法蒙障。《塔記》云：

「一乘別教何容易，但以斯教，賢首頗得其門；後學未窺奧，每恨人亡法障，未備全書，承襲有人，逢蒙見解，吾於此時不可默矣。」

其中承襲有人，應指慧苑。又澄觀曾在《華嚴經疏鈔》曾批判慧苑：

「破五教而立四教，雜以邪宗，使權實不分，漸頓安辦？……」（《大正藏》三六·一二）

慧苑的弟子法詵曾作《刊定記纂釋》三十卷或十三卷。有說系對慧苑刊定記作進一步解說，或指摘其師異說。但由原文已佚，難以考證。不過澄觀《塔記》「吾於此時不可默矣。」足可見他力破慧苑異說，挽回宗風的決意。遂寫成《華嚴經疏》六十卷和《華嚴經疏演義鈔》九十卷兩部巨著，以恢復法藏思想。例如在《疏演義鈔》卷一、卷二、卷十對慧苑思想加以反駁。但限於篇幅關係待他日再詳述。而澄觀在批判或修正慧苑思想過程中，是否無形中亦受其影響？是值得注意的。

（二）從《法界觀門》至《四法界觀》的演進過程

杜順法界思想

「四法界」是華嚴宗重要的思想之一，而這四種法界思想理論的建構過程，並不是一蹴而成的，是經由長久的發展演變，才次第完成。首先從《法界觀門》來看：

「修大方廣佛華嚴法界觀門，略有三重。終南山釋法順俗姓杜氏。真空觀第一，理事無礙觀第二，周 含容觀第三。……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七二~八八三）

將華嚴的組織哲學分爲三重一、真空觀；二、理事無礙觀；三、周 含容觀。每一觀又各開十門，明宇宙、人生一切法的存在實況及物物間之關係。

有關《法界觀門》作者，歷來皆有所爭議。茲因原書已經散佚，故無法窺其原貌。最初是夾雜於法藏的《華嚴發菩提心章》表德中前三觀部分。其後由澄觀將之單獨提出。並爲其注疏名《華嚴法界玄鏡》一卷（或二卷）。且將作者提爲「終南山釋杜順，俗姓杜氏。」。澄觀此舉不僅確立了《法界觀門》作者；同時也確立了杜順在華嚴宗的地位。因《法界觀門》是開展華嚴宗哲學思想的一把鑰匙，亦關係日後華嚴哲學思想的開展，所以學者皆依此來立華嚴初祖。依結城令聞等學者之考證亦肯定初祖是杜順和尚。

若依澄觀《華嚴法界玄鏡》所釋《法界觀門》中已有蘊含四法界之內容。但原文並沒有直接提出名相。此三觀旨在明無盡法界緣起普融無礙的理論。其觀法可由兩方面進入：

法性融通：先除卻吾人的知見情執之障的「真空觀」，揀除情執主要是以無妄念思慮下，知舉是幻色，後顯緣起、法自性空來切入。再論及空理與事相之間關係，即「理事無礙觀」其云：

「但理事鎔融存亡逆順通有十門……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七六~）

將理融於事，事融於理，談理（空）與事（有）兩者是不一不異、圓融無礙的。第一觀與第二觀似乎可循序漸次的路線來進入。

緣起相由：是直接就諸法緣起本身而言。每一法皆是由無數因緣所成，而每一因緣又依其他因緣存在。於當下即悟無盡界緣起義。事事間即可互 互攝鎔融無礙。

智儼法界思想

杜順弟子智儼在《一乘十玄門》首卷中云：

「明一乘緣起自體法界義者，不同大乘二緣起，但能離執常、斷。今且就華嚴一部經宗，通明法界緣起，不過自體因之與果。所言因者，謂方便緣修，體窮位滿，即賢是也。所言果者，謂自體究竟寂滅果。」

十佛境界，一即一切，謂十佛世界海及離世間品，明十佛義也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五一四）

文中為明法以會理者凡十門：

同時具足相應門 此約相應無先後說

因陀羅網境界門 此約譬說

秘密隱顯俱成門 此約緣說

微細相容安立門 此約相說

十世隔法異成門 此約世說

諸藏純雜具德門 此約行說

一多相容不同門 此約理說

諸法相即自在門 此約用說

唯心迴轉善成門 此約心說

託事顯法生解門 此約智說

又說：

「此十門亦一一之門皆復有具十會成一百。所謂十者：一者教義，二理事，三解行，四因果，五人法，六分齊境位，七法智師弟，八主伴依正，九逆順體用，十隨生根欲性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五一五）有關十門義之關係，智儼說：

「然此十門體無前後，相應既其具此十門。餘因陀羅等又九門亦皆具此十門。何但此十門，其一一皆稱周法界，所以舉十門者成其無盡義也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五一五）

智儼繼承杜順思想，正式將法界緣起奠定為華嚴教學的中心。澄觀在《法界玄鏡》說十玄門的形成即：

「第十門即同時具足相應門；九即因陀羅網境界門；由第八交涉互為能所，有隱顯門；四不離一處，即遍有相即門；三事含理事故，有微細門；六具足相即廣狹二門；前三總成諸門事理相如，故有純雜門；隨十為首有主伴明顯，於時中有十世門故；初心究竟，攝多劫於刹那，信滿道圓，一念該於佛地；以諸法皆爾，有記門，是故十亦自此出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八三）

由此知十玄門的基礎理論，亦不出法界三觀思想。最初提出十玄者雖然是智儼，但其形成是引用杜順《法觀界觀》中第三觀「周 含容觀」。因此可以說周 含容觀是十玄緣起的總涵意。已顯種種現象之重重無盡義。而六相是作進一步之輔助說明而已。

法藏法界思想

法藏大法界思想有二種、三種、五種、十種等差別。以下一一略說：在《探玄記》卷二說：

「法界有二，一理，二事。如次二身遍二法界，二界二身自互即。四之無礙，思之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三五·一四五）

這是指理、事二種法界，並名具足生身、化身二身。

《義海百門》中出三法界即：

「若性相不存，則爲理法界；且礙相宛然，是事法界；合事無礙，二而無二，無二即二，是爲法界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二七）

這已總標理法界、事法界、理事無礙三種法界。較有關法界思想體系，則在《探玄記》卷十八（入法界品），釋文中對「法界」含義加以說明：

「入是能入，謂悟解證得故也。法界是所入。法有三義：一是持自性。二是軌則義。三對意義。」（參《大正藏》三五·四四一）

就義理中所入五種法界，每一法又開二門來加以解說，即有爲法攝一切本識染淨、生滅、差別諸法；無爲法界本性恆清淨的性體，攝凡夫位依眾生智慧與實踐離垢的種種差別行位，而以一心法界所含攝的「心真如門」與「心生滅門」來統攝五蘊、十八界等有爲、無爲諸法而不相離，即成爲「亦有爲亦無爲法界」；而以「非有爲非無爲法界」說明法法平等，形奪雙泯，離於性相，離言絕慮，超絕名言的體相；最後以「無障礙法界」普攝一切法。一切事理皆相攝相入，一多無礙，張顯出華嚴法界圓融無礙之境界。法藏立法界眾多，雖能從各種角度法詮法界，但卻顯得很繁複。

有關事事無礙法界似乎尚未觸及，但在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中載：

「理事無礙，事事無礙法如是故十身互作自在用故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三八 a）

另外六觀中第五及第六也提到事事無礙如文：

「五者，多身入一鏡像觀，即事事無礙法界也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四〇 b）

「六者…云主伴帝網，亦是事事無礙觀也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四〇 c）

由此來看若《修華嚴奧旨妄盡還源觀》爲法藏之作品，則四個法界的名相應該在法藏時就有，但著作只載法藏述，而其記錄者是否參入自己的思想或意見則不得而知，又爲其記錄者是誰？是其弟子慧苑嗎？此皆尙待考證。

慧苑四教判與四法界

慧苑似乎沒有關於華嚴法界思想方面的論著，但在《續華嚴經略疏刊定記》卷一，立四種教判：一、迷真異執者，是以「事法界」中的事體爲理論基礎。

二、真一分半教。三、真一分滿教此二教以體性為依據。四、真具分滿教，中又分為二：（一）理事無礙門。（二）事事無礙門。他說四法界即：

「因果緣起理實法界唯囑此經（華嚴經）故，名為別宗趣之目。通餘一切前中四：一、因果緣起與理實法界，分相別顯。二、融理實法界，以因果緣起。三、會因果緣起，以歸理實法界。四、融次前二門無礙存泯，有十法五對，一無等境……十因果二位各隨所應收攝無邊差別諸法相即在，在微細帝網等。此十義中初七理事無礙宗，後三是事事無礙宗。」（《續藏經》五·二〇~二一）

慧苑係依《寶性論》來判教。如其在《刊定記》云：

「第三顯正義中二：初以理成立，後問答分別……今依所詮法性，以顯能詮差別，謂有全隱、全顯、分隱、分顯以立四教故。」（《續藏經》五·一二）

在《華嚴經文義要決問答》卷三也有說：

「權小二教中事法，以心法及心，並不相應，能所造色為其性；小乘教理法界，以生空顯無為性；權教大乘理法界，以二空顯不變真如而為其性；實教大乘理事無礙法界，以為、無為無二，鎔融法界而為其性，事無礙法界，以為、無為無二。常蘊為性。」（《續藏經》一二·六八〇）

由上文知慧苑的四法界思想是配合其判教體系而開展的。此為慧苑獨有之法界思想。「事事無礙」一詞在此正式被提出。但慧苑視事事無礙是由法性力所致或神通所轉變，故形成諸法的相即相入，以表現在德用和業用上如其云：

「事事無礙者，謂此事彼事或由法性所致。或由神通等轉變，是故互望於同類異類中。有相即相在等、相作相入等。……然此總顯體事、德相、業用。」（《續藏經》五·一四）

由此知事事無礙門乃由真如法性而來。對於理事無礙之觀點又分為三方面如《刊定記》云：

「初（理事無礙）中聖教說，真如隨緣作一切法，不失自體；諸法即真，不礙生滅。以者何？由無自性理、由諸法成方顯性理，為顯此義。諸聖教中總有三：依理成事，會事歸理、理事互成。」（《續藏經》五·一四）

以上慧苑是以無自性論述這事與理。綜合而言，慧苑四法界，即將法藏諸多法界加以簡化。而其思想中無論判教或法界等思想，他都是以真性（從法性融通）方面來切入。雖然也引用杜順、法藏思想：理即事，事即理，理事融鎔無礙觀念，但沒有掌握到一乘別教的思想精髓。由此可知主要以無自性來論述

理與事。此乃較前三祖之不同處。

四、澄觀四法界想

在澄觀著作中，四法界是其非常重要的思想之一。在其稍早作品《華嚴經疏》卷九中提到：

「諸佛證此妙覺圓明現成菩提，開示不知何以名目，強分理事二門；而理事渾融有障礙，略為三門：第一事法界；第二理法界；第三理事無礙法界。」接著又將無障礙法界分為事礙法界及事事無礙法界。（《華嚴疏鈔》第十冊·頁二七）

在此澄觀四法界之開展與慧苑四法界說有相類似之處。難怪本幸男等學者認為澄觀雖然為挽回宗風，力斥慧苑邪說異論，但澄觀四法界說的名稱，實乃緣自慧苑思想而來。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，也是慧苑對澄觀最大之影響。不過內容上則迥異。

澄觀之四法界是入華嚴的指標、地圖。其在《華嚴法界玄鏡》中說，這（三觀即四法界）是表達整部《華嚴經》究竟旨趣的教說及修行實踐法。如其云：

「言法界者，一經（華嚴經）之宗，總以緣起法界不思議為宗故。然此法界之相，唯有三，然總具四總：一事法界。二理法界。三理事無礙法界。四事事無礙法界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七二）

在此已將杜順的法界三觀解釋為四法界。《法界玄鏡》中說：

「真空觀理法界，二如本名，三則事事無礙界。言真空者，非斷滅空。非離色空，即有明空，亦無空相，故名真空。如文具之。二理事無礙者，理無形相全在相中，互奪存亡，故云無礙。亦如文具。二周 含 容者，事本相礙大小等殊，理本包遍如空無礙，以理融事，全事如理。乃至塵毛皆具包遍。此二相望十門亦如下說。然事法名界，界則分義。無盡理法名界，界即性義。無盡事法界同一性故。無礙法界具性分義。不壞事理而無礙。故四法界亦具二義，性融於事，一一事法不壞其相。如性融通重重無盡故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七二）

在此有一問題：三觀中沒有事事無礙法界一詞？澄觀解釋道：

「今後三，其事法界歷別難陳。一一事相皆可成觀，故略而不明。總為三觀所依之體，其事略有十對；一教義，二理事，三境智，四行位，五因果，六依正，七體用，八人法，九逆順，十感應。隨一一事皆三觀所依之正體。」（《大正藏》四五·六七二）

即講三觀並沒有離開事法界而談。而上已明事法界，是分義差別事相。理法界即性義無盡同一法性。關於法界的意義及法界的性格關係。在《華嚴經略策》中更明朗化了，亦即：

「法者，軌持爲義。界者，有二義：（一）約事說，界即義，隨事分別故。（二）者性義，約理法界，爲諸法性不變易故。此二交絡成。（三）理事無礙法界，事攬理成，理依事顯，二互相奪，即事理兩亡。若相成，則常事常理，事事無礙法界，謂由理融彼事故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三六·七〇七）

而澄觀以《法界觀門》的三觀開展爲四法界其意圖何在？在早期作品《華嚴經疏》中已表態過，爲闡明別教一乘之義理。如其云：

「今顯一乘，略顯四門；（一）明所依體事，（二）攝歸真實，（三）彰其無礙，（四）周徧含容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三五·五一四）

從內文來看，所依體事是指：

「初中十者，一教義，二理事，三境智，四行位，五因果，六依正，七體用，八人法，九逆順，十感應。……教即能詮，即前五教，乃至光香等，義即所詮，即五教等一切義理，理即生空所顯，二空所顯無性真如等理，事即色心身，六等事餘可思準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三五·五一四）

這同《華嚴法界玄鏡》中釋事法界內容，其藉用了十玄門的教義、理事等十對來表之。第二門攝歸真實是指「真空觀」。（註）第三彰其無礙，是指理事無礙觀。

一般認爲事事無礙必須建立在理事無礙的基礎上，而理事無礙最主要架構在於理與事的關係上來談。那麼，重點即在於理、事那是不用說的。而這四法界觀是否有次第順序呢？可從《華嚴經演義鈔》二十四卷分析理、事中了解：

「理四句者，（一）無分限，一切遍一切故。（二）非無分，以一法中無不故。（三）具分無分，謂分無分一味，以全體在一法，而一切處恆滿故。如觀一塵中見一切處法界。（四）俱非分無分，以自體絕待故，圓融故。二義一相非二門故。事四句者，（一）有分，以隨自事相有分齊故。（二）無分，以全體即理故。大品云：『如色前際不可得，後際不可理。』此即無分也。（三）俱以前二義無礙，是故此二義，方是事故。（四）俱非，平等故，二相絕故。」（《大正藏》三六·一八一）

上文主張，不管是理或事，皆不可固著在其基本義加以理解，而應該更深入理解二者間相互關係性。他們並非是並列而成的世界，也非順序漸次深入法界，而是從每一法界觀中同時都能體會、具備這四法界之宇宙真實象。

另外在澄觀的《華嚴經疏》玄談〈第三義理分齊〉中，很明顯是以四法界說來貫穿五教完成新判教之職。如其云：

「以四教合於百川，圓教合於大海……三即終教，四即頓教，初二即小乘及始教，雖有戒善，是圓教戒善。尚不同終頓之勝，以彼不能事事無礙故。況初二之劣，以彼尚不得二空事理無礙等故，其猶大海，尚異江河況於溝洫。」

五、結語

澄觀一生對佛學的修學可用「金字塔」來形容，既廣且深。他在自修方面深入經藏、博覽內外學。可能澄觀已意識到欲弘揚佛法，不僅佛學義理要弄清楚，世學百藝也要精通。佛法本不離世間法。了解世間法後，才能以佛法導入提升而超越達解脫。從其學思歷程來看，他對其他思想的態度，是採包容含攝，而非折伏排外的路線。

旁通博綜外，他對華嚴始終是抱持一門深入專精的態度。其四法界思想上承法藏等諸師，其中雖然有引用到慧苑所出之四法界之名稱，但內容則大異其趣。慧苑只往真性一面倒，不從緣起來談。澄觀其實乃不離駁斥偏頗妄思邪見，以顯揚華嚴真理為己任。其弟子宗密也繼承師志。因此法藏之後，華嚴思想之弘傳與發揚，澄觀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。

杜順《法界觀門》先從教理研究來確立觀門，建立實踐法則。智儼致力於性、相的融會，闡揚十玄無盡理論，使教觀雙備。法藏繼承前二位大師，闡發理事不二，以建立一乘圓教無盡法界之緣起。澄觀闡揚事事無礙，是根據體悟華嚴圓融不礙行布的理論，而張顯華嚴一乘圓融無盡的實踐觀法。那麼，澄觀華嚴思想上承緣起相由及法性融通，（可能因此趙宋長水子睿及晉水淨源等，依華嚴正統思想之延續來判定，除去慧苑及法詵，進而立澄觀為四祖。）其實澄觀的思想還因時代背景之影響，雜揉其他而形成自己獨特的思想特質。本文對澄觀法界思想傳承僅作通盤概論。至於澄觀如何將三觀解釋為四法界詳細內容，待畢業論文《法界玄鏡》中再繼續作探討比較。